

女兒戲。

如果題目就是理念的濃縮沖劑，加水攪拌後會是怎麼的一回事？女兒戲。是她的眉頭與你的心思、是她的聲線與你的鬚根、還是她的鏡頭與你的水袖？

在舞台上。Girls play!

寫這篇文章，又或是搞這個劇場特輯，都好難為，有太多東西要解釋，有太多陷阱會遇上，最後又可能吃力不討好。

「嘩！到依家重講呢D嘢？你估重係70年代咩？」「依家香港咁開放，都唔分男女嘍啦！」「女人重有俾人歧視咩？」

唉！一言難盡。好難為。

分開·差異

強調「女性」創作、「女性」空間、尋找屬於「女性」的藝術語言與感覺，是一個無可避免但又非常危險的方向：一、創作題材容易被局限、或被看成為只是關於月經、帶bra、母性、生育等，一些男人在生理上一定不會擁有的經驗。二、很容易跌入討論男女本質問題的困境，即女人與生俱來是與男人有別的，所以男女必然有截然不同的性別角色與身份及其牽涉在社會上各種的三元位置；此外，又因那些獨特性是「天生」的，所以女性的性很容易被概括化成為「單一」的實踐（如異性愛中心等）。更大的問題，就是這些討論的負面意義，正正就是一般人覺得不需要再講男女的分別背後的理據。

但（有必要）說男女的分別，也不一定只有這些方向。而且，若自覺這些論據的危險性再去強調「女性」的空間與觸覺，又未必一定走投無路，因要強調的不是男女本身的分別，而是實際生活處境的不一樣。

若討論性別是不可以獨立地講男或女，而必然是在處理一個「關係」，即男（性別身份與角色）和女（性別身份與角色）的關係及現存的方式，而若每一個人又不能完全脫離我們生活中的社會一直對男女既定（當然這個既定又不是永恆不變的革命標靶）的標準、界線和軌跡，那重提男女之別，是讓我們（男和女）可以反思自家社會文化裡的性別處境，也就是關於我們的生存狀況與生活實踐中的權力關係，而不是單單強化及重申現存男女有別的狀態及當中有高低的權力關係系統，無論是男高女低，還是女高男低，又或是一些吊詭的狀態。所以，這樣的討論方向可以處理的性/別關係，就不同於尋找女男本質的討論所規限的，即女性作為男性的他者。

把「女性」創作組合來看（如女兒戲），不一定只是對現實、對香港的藝術創作環境的回應（這個當然重要），同時也是無可避免的策略，帶出重整性/別關係的「計仔」，希望從中可以引起另一種對「差異」的探索，一個由性/別論述

伸延到其他層面的哲學性對「差異」的探索——各人各自有權利（力）去與人有別，特別是女性（在香港）的自主權利（力），去尋找一種純粹的差異，而不只是有別（或同等——「即女人都做得到嘍」）於男性（作為標準）或作為其對立面的差異。

而這些各種的差異，又是與我們生活中一直被加諸於自己身上的性經驗糾纏而來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講女 / 性，講女 / 性創作。

女 / 性 / 創作與女 / 性 / 主義

在香港這個對女性主義的歧視比對女性或同性戀更甚的地方，談女性創作與女性主義，是可以關於什麼的，又或是可以引發怎樣的關於性 / 別題目的討論。

好怕那些對女性主義者的冷嘲熱諷，被說成為只會上街嘈嘈閉放火燒bra但又矛盾地性保守之類。香港的悲哀，不只在其實只有很少人上街又無人敢燒bra及很多人對性也非常保守，而是那些在並不了解女性主義並非只是單一模樣、及幾十年來（就算在香港這廿年）是有發展及深化的情況下加以批評。所以，我很高興在女兒戲的介紹文字中提到女性主義的討論，而不只是避之則吉為上策就算！

但女性主義並不是必然或理所當然的名目。很多女性在創作時並不自覺女性主義的概念，也不會自稱為女性主義作品（劇場、電影），這個並不打緊。名稱（naming）的力量可大可小，也必須要強調自主性的，沒有人有權利可以說妳 / 你是女性主義者，或是怎麼樣的女性主義者（若這不是單一），如果你 / 妳自己不說。

但女性主義作為一種評論的方法是可以挪用的，特別是討論這一類女性創作的結集（因為這本身已是一個女性主義策略）。我明白有一些作者，好怕自己的作品被女性主義概念閱讀，因為這會很容易把作品中廣闊多元的意思還原為只是關於性別的議題，而展現女性經驗的作品是可以關於很多其他層面的；但我始終覺得女性主義評論是有需要做的，特別在香港這個性保守又反智的社會，只要做女性主義評論是突出作品裡關於女性處境的討論和性 / 別意識的同時，亦自覺在評論的論述中不可以簡化作者本身的創作意圖和製作理念，那仍然是一個正面的文化評論的方向。

況且，性別討論轉化到性 / 別論述，作為女性主義的出發點的發展，正正體現了性別討論的不足，即我們生活中遇上的各種不公、人與人之間美好關係之不可能，不是只可以用性別講得過去的，而是整個社會是怎樣建構及建構了怎麼樣的性意識，而令到我們的關係是可以如此糟糕。所以，性 / 別的議題，就算是於女性主義的概念中，是可以包容了多元的性討論：女性自主情慾、性別角色的跨界（不只是易服）、多元性實踐（不只是同性戀）、性工作、女人國家假認同、性愛關係、家庭、教育、身體、病……說到底也是關於我們怎樣與自己既有的想法和社會期望的鬥爭糾纏，及當中的成長。所以是個人的，也不只是個人的，是社會的，也是政治性的……

如果大家都是想製造（創作）改變，如「女兒戲」想做到的。在舞台上。Girls play!